

从法国大选看“选举民主”的诡异格局

专家视点
■郑若麟

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都面临大选（法国、德国）或已选出新的领导人（美国），如果再加上因“脱欧公投”而换了领导人的英国，可以说近年来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伊拉克、科索沃、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战争等）都处于领导更迭的时刻。因此，其选举结果无疑将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及其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德国（虽然有“德国选择党”的异军突起，但默克尔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之外，美国已经选出一位“非传统政治家”，法国舆论似乎也开始倾向于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至少她将会毫无悬念地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法国大选采取两轮多数获胜制，第一轮领先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不久前破天荒地宣称，“尽管玛丽娜·勒庞胜选的可能性不大，但已非不可想象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则是在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党内预选中异军突起而大获全胜，直到不久前依然是最有可能当选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菲永的命运——他明显地受到一股政治势力的全力打压，目前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如果菲永被整出局，意味着选民手中的选票将已无法抵御“票箱外”的暗箱操作……由此观察法国、欧洲乃至全球，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的“选举民主”从内到外均面临着二战以来最诡异的一个格局。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

“非传统”手段不是法国大选的新生事物

法国大选走到今天，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非传统”手段已经深深介入其中，目的正是试图与过去一样主导大选的演进方向。我曾在多篇 文章中指出过，在西方选举民主中，金钱是桌面下的决定因素，而媒体则是选举的主要操纵工具。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都是筹款最多、最受媒体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还没有过例外。但今天似乎“非传统”手段，比如曝光丑闻、司法介入等等，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民主选举的公正性主要建立在“媒体自由”的“神话”上。然而今天法国舆论多已认同，媒体受到财团制约甚至控制，其“独立性”非常可疑。这次法国大选中曝出菲永的“空饷门”事件证明，媒体与司法联手完全有可能摧毁一个由400万预选票选出的候选人。如果菲永的“空饷门”事件在大选过后不予起诉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披露此事的目的就是想阻止其当选法国总统。

“非传统”手段本来是 在西方社会一直行之有效的控制选举的“神器”，但轻易不会使用。1981年法国总统大选时曝出谋求连任的在职总统瓦雷利·吉斯卡尔·德斯坦接受博卡萨钻石贿赂的丑闻，最终导致其连选失败。后来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德斯坦总结说：“电视在法国不是第四大



被立案调查的菲永继续参加竞选集会，为大选作最后努力。

视觉中国



目前民调支持率持续攀升，马克龙对总统宝座充满期待。

视觉中国

权力，而是第一大权力。”但这一规则在美国特朗普竞选过程中被打破了。媒体一致反对的特朗普利用“推特”直接与选民沟通，居然将传统媒体打得落花流水，直至高奏凯歌。当然，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舆论已经对精英和财团所控制的媒体极为反感，以至于有意与媒体中意的希拉里·克林顿唱反调，因而特朗普能上演一出“黑天鹅”的大戏。但在法国，媒体是否依然操纵着总统候选人的生杀大权，我们将从菲永的命运看出一个究竟。

本来，法国的总统选举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一方面，左翼、右翼、轮流执政等等，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曾多次提及，以我的观察，

西方“选举民主”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财团、政权和媒体。财团一手控制着媒体，主导着选举的进程和结果；一手通过给予政治家以金钱资助，控制着选举中的候选人，是西方“选举民主”体制背后的真正的主人。当然，财团也需要政权给予其支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财团需要资本的自由流通，需要全球化带来的廉价劳动力，需要政权—国家协助其开拓海外市场……所以，左右两翼从本质上而言都是财团的“行政代表”而已。谁上台对于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食物链”顶端的大财团、特别是金融财团而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像勒庞或极左翼的“左翼阵线”等边缘政

党——也就是“反体制政党”——推出的候选人，一般而言没有任何机会当选。但这一次，由于财团内部的分化，使得此次法国大选出现了新的因素，即出现大选可能“脱轨”的危险。

马克龙和菲永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从法国大选看，新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近三十年资本与劳动的博弈中，资本获得了全面胜利；但同时也引发了西方中下层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阶层的强烈反弹。其反弹的症结在于全球化。所以今日西方选举民主不再是右翼与左翼的对抗，而是反全球化与支持自由贸易和

全球化阵营之间的对抗。二是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外来非法移民对法国的冲击。正是由于法国社会目前对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移民的强烈反感，使得一直以“反移民”为政治口号的极右翼“国民阵线”民意大涨。再加上其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近年来“去反犹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而使得原本游离于主流政坛之外的勒庞几乎可以肯定将进入第二轮。三是传统政党党内预选都出现“偏差”，被主流媒体热捧的候选人纷纷被击败——社会党的前总理瓦尔斯被更偏左的阿隆击败、偏中间的共和党朱佩被更偏右的菲永击败，传统主流政党正在走向极端化。这无疑增加了今年大选的未知因素。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法国选民与美国一样，已经不再信任主流媒体力挺的候选人。

四是“马克龙现象”是传统政治已经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推出的一个“非传统”、但却全力维护和继续传统政治的候选人，试图以其异军突起、“非左非右”的“奇兵”来求“致胜”。从政治理念上来说，艾玛纽·马克龙几乎是今年总统候选人最为“政治正确”的。令人蹊跷的是，马克龙参选以来在民意调查中始终高踞前两位，似乎已经肯定将进入第二轮并将最终当选法国总统。鉴于民调在共和党和社会党预选中的重大失误，我对马克龙的“成功”也深表怀疑。这只能证明马克龙才是深受媒体欢迎和支持的候选人。五是在预选中大胜的菲永因受戴派思想传统的影响，在一系列政策方面更倾向于恢复戴高乐将军的独立外交理念，比如反对大西洋主义、亲近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等，并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被媒体污为“民粹极端化”的动向。菲永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也许这才是他被曝出种种“丑闻”的真实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空饷门”无法摧毁菲永的话，其他“丑闻”还会接踵而至。

马克龙的出现和菲永的遭遇，证明法国的国家主要权力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全球化走到今天，西方整体上出现了两大利益集团：以全球化为分水岭，一边为金融、石油等需要并支持全球化的“跨国”财团，而另一边则是以军工等制造业实体经济集团为代表的反全球化的“民族”财团。前者继续要求自由贸易，主张世界的“民主化”，并最终走向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后者则主张贸易保护、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强化国家和民族概念，甚至不惜实施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两者之间的这种对立并非今天才出现的现象。早在二战前，美国和欧洲都曾出现过这种不同财团利益分野而导致的冲突。特朗普的当选和菲永的“民粹化”就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今天法国大选已经不再是“统治集团内部”左手还是右手执政的问题，而是真正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财团之间对抗和对立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一些“敏感”的学者开始惊呼“民主本身出现危机”的原因。

（作者系本报前驻巴黎记者）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落幕

德美继续面和心不和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8日在德国度假名城巴登—巴登闭幕。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方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框架”等诸多全球治理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作为东道主的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天的会议非常高效，而整个会议的气氛也很好。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姆努钦则赞扬了巴登—巴登旖旎的风景和这个季节难得的好天气。而德国媒体则普遍认为，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似乎并没有美德两位财长描述的这般美好，甚至有媒体直言这个周六是灰色的，因为在德国最为关切的自由贸易问题上，此次会议打破了多年惯例，没有在结束时的会议声明中做出拒绝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贸易在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性。据路透社的消息，之所以未能像往常一样在该问题上做出承诺，主要是美方态度消极，不愿做出妥协。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接受采访时称，“这种会议总是受限的，因为你不能对自己的伙伴做出过多的要求。”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也是支持开放市场的，没人赞赏保护主义。德国重视自由贸易其实并不难理解。德国2016年的贸易顺差又创新高，达到了2970亿美元，相当于其经济总产值的8.6%，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因此对于德国来说，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本国经济的繁荣极为重要。

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华盛顿所传递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声则直指德国。根据德国联邦统计署的数据，德国公司去年对美出口总额为1070亿欧元，而从美进口仅为出口额的一半。巨大的顺差让美国对德国颇为不满，从而也让德国倍感压力。在上周五，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自由贸易显然是会谈的重点，特朗普强调他并不是反对自由贸易，而仅仅是想追求更公平的贸易。

（本报柏林3月19日专电）

希拉里暗示重返政坛

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落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沉寂一段时间后，正逐渐重回公众关注焦点。她17日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出席一场活动时暗示，准备重返政坛。

斯克兰顿是希拉里已故父亲的老 家，她童年时经常来过这里暑假。当天她在这里出席一个爱尔兰妇女协会组织的晚宴并发表讲话。

她在讲话中透露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上后出台政策的不满。她说：“我现在跟许多朋友一样，看新闻时心情不好受。”

希拉里继续说：“我不相信我们能 让政治分歧变成个人分歧。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就忽视他们或慢待他们。”希拉里认为，弥合政治分歧要靠普通民众，而非深陷分裂的华府。

美联社报道，17日的活动是希拉里竞选后复出一系列活动的序幕。她还将于5月26日在母校著名女子高等学府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话。希拉里还在写一本书，内容包括对她败给特朗普的反思。

王宏彬（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在安全与防务领域 欧盟或进一步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王卓一）“欧盟当前形势、未来发展及其影响”研讨会近日在沪举行。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就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大选，以及欧盟的现状 & 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办。

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在刚刚结束的荷兰大选中，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民党获胜，“荷版特朗普”维尔德斯的前以党落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江认为，尽管荷兰大选结果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毋庸置疑，民粹主义的冲击力是存在的，许多想要再度执政的欧洲政党都会受到民粹民族主义的影响，欧盟具体政策的操作和决策也势必会受到极右翼思潮的掣肘。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一体化能够保持目前水平、不倒退，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提出了对欧盟前景的分析。他认为，安全领域是欧盟推进改革的重要领域。现在许多欧盟成员国都愿意在共同安全与防务上更进一步一体化，德国也非常希望利用“多速欧洲”，推动安全与防务的一体化，这是因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北约的说法并不信任。

葡萄酒在摩尔多瓦有些不同寻常

地球村即景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葡萄酒算是酒吗？”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在善饮者看来，味道甘甜、度数偏低的葡萄酒，很难被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酒”；换做酒量平平的人，葡萄酒就成了饮酒时的上佳选择。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认为，按照“用破碎或未破碎的新鲜葡萄果实或葡萄汁经完全或者部分酒精发酵后获得酒精浓度不低于8.5%的饮料”这个科学定义，葡萄酒还是毫无争议地被归入酒精类饮料的行列。可葡萄酒如今在东欧小国摩尔多瓦却有了不同于其他酒精类饮料的地位。

摩尔多瓦议会日前修改了本国的《葡萄与葡萄酒法》，给予葡萄酒不同于其他酒精类饮料的特殊地位。根据摩尔多瓦法律，所有商店在22时后不得出售任何酒精类饮料，但现在葡萄酒被认定为“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酒精类饮料，普通食品商店22时后可以出售葡萄酒”。此外，摩尔多瓦法律原本对酒精类饮料在电视和纸媒上的广告多有限制，根据相关法律，葡萄酒类的广告也一直受到限制。但随着葡萄酒特殊地位的确定，葡萄酒类广告将不再受到类似的限制。据提议进行此次修法的议员巴兰介绍，修改法律给予葡萄酒特殊地位，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展摩尔多瓦的葡萄酒产业。

葡萄酒之所以能在摩尔多瓦获得如此特殊的待遇，实在是因为葡萄和葡萄酒在摩尔多瓦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



在摩尔多瓦一个酒窖里，放满了生产葡萄酒的大酒桶。

视觉中国

的地位。单是能够专门通过一部《葡萄与葡萄酒法》，放眼世界就已是十分少见。事实上，摩尔多瓦这个面积只有3.3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55万的欧洲小国，尽管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小的一个，却有着当年位居前苏联国内第一的葡萄酒产量。摩尔多瓦25.3万公顷的葡萄种植面积，曾占前苏联葡萄

种植面积的30%以上。这个处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欧洲葡萄园”，连地图的形状看起来都好像是一串倒挂的葡萄。

与大量出产的优质葡萄相对应的，便是摩尔多瓦精湛的葡萄酒酿制工艺。摩尔多瓦是国际葡萄酒组织（OIV）五个创始国中历史最悠久的葡萄酒生产

国，有着5000多年的酿酒历史，也是世界上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9世纪，当时尚在建国阶段的俄罗斯人就已经能够喝到摩尔多瓦红酒为骄傲。随着沙俄帝国的崛起，包括沙俄皇室在内的整个俄国贵族阶层都一直对摩尔多瓦的葡萄酒青睐有加。在前苏联时代，摩尔多瓦为前苏联这个世界第三大

酒类生产国提供超过五分之一的葡萄酒。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于全国范围内开展反酒精运动，摩尔多瓦因此铲除了大片葡萄藤，但其当时的年产量仍是波尔多葡萄酒的2.5倍。现在，该国共有约150家葡萄酒厂，年产量约35万吨，生产的葡萄酒达150多种之多。据统计，摩尔多瓦平均年产量约60万吨的葡萄酒中，大约有50万吨被用来酿酒。

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和精湛的酿造工艺，为摩尔多瓦创造了独特的葡萄酒文化。位于首都基希讷乌市郊的克里科瓦大酒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下酒窖，也集中展示了摩尔多瓦葡萄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座始建于1952年的地下酒窖，最初只是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石料，人们凿山取石，形成了许多废弃的地下隧道。但酿酒专家却发现，隧道中的自然条件非常适于葡萄酒陈酿和贮藏高品质酒，于是便利用这些隧道建成了今天的克里科瓦大酒窖。酒窖总面积达64平方公里，迷宫般的隧道总长度达到120公里。这里除了容纳有生产近十种葡萄酒和四种香槟酒的酒厂外，还建有一座博物馆。克里科瓦博物馆收藏了近700种保存年限已超过半个世纪的各种名酒，总计150万瓶，所有这些酒都被按照酒龄分类陈列在隧道两侧。所有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耶路撒冷1902年生产的一瓶白兰地和捷克于同年生产的一瓶威士忌。凭借丰富而优质的藏品，克里科瓦成为蜚声世界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收藏酒窖，建成半个多世纪来，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100多位国家总统和名人慕名前往。